

說
庫

第四十三冊

書事七則
山陽錄
筍廊偶筆
勝朝彤史拾遺記

九



九



書事七則目次

甲子會推

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甲申南中事

防亂公揭本末

癸巳毘陵事

華吏部事

周季子死事

書事七則目次終

書事七則

明 宜興陳貞慧定生著

書事七則。起自甲子至癸巳三十年矣。彈指隙駒。惆恍夢寐。又如昨日事也。而陵谷屢遷。有史傳所不勝書者。區區聚散存歿之感。又不足道。嗚呼。士生其間。何多不幸歟。合而識之。知予所感者多矣。况乎書不盡言者哉。甲午十一月。陽羨陳貞慧定生識。

書事七則。此予通家陳定生。溯甲子至癸巳。填膺裂眚。不能終鬱諸胸中。從幽憂寂歷時。私書之者也。嗟嗟。七事非不肖所目覩。亦所確聞。七事中。人非所師所友。亦所欣慕嗟惜。顧或有臆見紛劃。初不謂然。而今始謂然。亦有今猶謂未盡然。而終不謂大不然者。胭脂井蘭。賞心亭下。木綿庵空。擊老奴曲江池。難呼先鬼。統稽前後局。略如檣傾楫折。而猶錮長年。伏枕懨懨。而尚揮扁鵲。向夕陽疎雨。牕陰蓬夜。閱之。正恐河山易毀。此情遣割不去耳。乙未六月下旬。年家衲米識。原名薛寤。

書甲子會推

天啟甲子冬十月。貞慧侍先子於燕中。時葉文忠已去國。趙忠毅為太宰。高忠憲為總憲。先子語及時事。每有憂色。嘆曰。璫勢愈熾。去漢熹平間不遠矣。未幾忠毅忠憲

同日解職。先子時以少宰攝部事。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相恐嚇。先子正色拒之曰。某知有宗社而已。遑恤其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為高邑私人。坐大不敬。首削先子籍。及佐憲楊公連左公光斗。時漏下一鼓。先子曰。吾固知有今日矣。無何御史李公仲達來握手太息曰。師行得矣。秋葉幾何。疾風愈甚。奈何。擬疏爭。先子曰。毋庸也。務勉之。獨我乎。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侍御灑淚別去。明日繆西溪太史一蹇乘蹇蹇來曰。此行蟒玉加榮矣。搗壺榼送之郊外。浮白酣噓。語無所避。或謂公得無有耳而目之者。公曰。丈夫即死死分耳。吾腹有丹者在。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耶。嗟呼。繆公之談笑。仲達之黠然友誼。千載可見。若夫諸君子被璫禍。未本次第。史書之。天下知之矣。

先是甲子春。予有家難。高忠憲素重先君。力掖之。羣孝廉諸生。目予父子為東林。餘孽顧猶未敢頌言攻東林也。人夏赴試金陵。時則傳鄒互計之禍。移而入閣部。天子之威斷。不伸於一璫。甚而小璫敢於圍葉文忠私宅。敢於擊斃萬工郎。秦淮水橈。忽忽草草。無復生氣。是冬在東林鄰園中。見邸報。一日而盡逐銓憲大堂吏。垣河南道七八人。皆正人也。登小艇。失足墮水中。幾死。歸與先刑部款款相對。嗟

乎。今日述此何異迦文氏自叙往劫種種魔障乎。衲米附識。

書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神祖丁丑。張江陵相奪情。時抗疏者。趙公用賢。鄒公元標。沈公懋學。崇正戊寅。楊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徵君首攻之。繼者劉同升。修撰。趙士春。編修。壽民君典從孫。趙則定。字孫而。劉又南臯。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奪情者。邑里同。而張與楊又楚人同。亦奇矣。江陵天資慘礪。其氣力足以挾持天下。實為我朝才相。非武陵者比。今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嗚呼。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為無才乎。

先後巧合。大是異事。江陵在當日。不可謂之無功。然其馭敵制寇。稍稍就緒者。前有華亭新鄭。築其基。後有蒲州吳門。湊其局耳。江陵有一長處。甯廢其人。多用其策。所以成功。然其媚馮保。壞科場。令甲。百口莫辯。况後日人品更污於江陵者乎。武陵不能容盧九台。而江陵能用戚南塘。此亦執政升降之大局也。衲米附識。

書甲申南中事

崇正甲申之三月。變甚於唐之廣明元年。以事起非常。道路之口。驚傳不一。其時村

墟積雨。人跡罕至。而吾宜又當僻壤。北來實耗。無從得之。然心日怛怛。終不敢以草莽賤士。置君國不問也。隨於四月初八日。從淫潦中策蹇至南京。越一日。盧進士象觀至。各各問訊。而道路所傳。猶之村墟僻壤云。大司馬史公可法。正前一月督師渡江。益怛怛不釋。時大宗伯為姜公日廣。姜公為先世門下士。余往叩之。所聞猶之道路也。益怛怛。是日蕪湖沈文學士桂至。相與流涕久之。既又聞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相向攢眉。竟日無語。或仰視屋之梁。噉嗟而已。問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競以靴尖蹴地。作嘆息聲。各各散去。以為常。余益怛怛。再日。余又往見姜公。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告之沈子。盧子。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踉蹌至云。上于三月十九日。自經煤山。繼至者亦云。田夫野老。無不巷哭罷市者。至十七日。傳北中一大老。止一僕羸。滕徒步。進通濟門。來問之。則舊輔臣魏炤乘也。魏亦先世門下士。余即往訊之。曰。信。言死事者。歷歷可數。再欲詳其顛末。曰。余亦倉皇出都門外。多得之道路云。時南中諸大老。畢來問訊。始得其實。而上之自經。已幾一月矣。盧子沈子。與余大慟失聲。約曰。世事至此。吾輩即先死死無益。仁人志士。海內自不乏。吾輩不死。當圖其所。

以不死者言已。盧子沈子與余各散去。當其時司馬宗伯方謀迎立。實遲疑未決也。而鳳泗巡撫馬士英以得北中消息最近。阮大鍼又先期竄身福邸中。夤夜密籌計。挾劉澤清高傑黃德功劉良佐為援。約從既定。方以書來。誥司馬。司馬答書。有福邸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士英大鍼得書。執以為司馬。後日罪案。五月朔日。以四鎮兵擁福王南下。改元為宏光矣。嗚呼。夫以金陵重地。不異僻壤。司馬宗伯重任。所傳不異道路。以潢池荏苒之竊發。致君國大變。而當事泄泄。間絕不聞。而姜史二公又人望也。語云。不有老成。其何能國。乃決大計。定大策。事權宜無他屬者。始失之。游偵不以時。繼失之。需遲不能豫。奸人抵巇蹈隙。外挾強鎮。內圖冊立。而司馬宗伯竟同贅疣。無此出聲息。其間溫嶠祖逖。無一人出為江左中興計者。嗚呼。天為之哉。抑人為之耶。

若論民間昭穆。立福王亦未為謬。况先福王有殉國忠烈乎。獨其立後。無一人佐之行正事者。初猶略存門面。至劉孔炤內訌。阮大鍼外煽。以宏光主之。荒淫即使。世局不敗。劉山陰總憲史姜數公尚留。三鎮不協。一黃靖南與之分過。宮闈醜穢。亦使宇內解體。况事事顛倒哉。其中機設。不特正人闇。邪人尤蠢。不特邪人自就。

死地。正人亦全無成局。馬貴陽一朱異耳。高傑為妄動之李全。黃德功為無援之韓岳。左良玉為無門第之王敦。而臨春結綺中。擁一不識字之叔寶。桃葉山前。韓擒虎青驄馬。又誰沮之。阮大鍼入浙。盼盼為樊若水。而竟為宰嚭。嗟嗟。乙酉春南。都是何局勢。而諸生問擬題。廢紳營薦本。何烏衣諸郎之多也。納米附識。

防亂公揭本末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恫喝。馬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續綆爭寄腹。以為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為南都除此大慙。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藉揭。士大夫與交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冀溷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金沙為仲馭。雲間為陳卧子。吳門為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極嘆此舉為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鍼不燃之灰。無俟眾溺如吾鄉。遂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托足。

矣。子方因與反覆辯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違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者絕不有仲馭也。而鍼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啟視。就使者焚之。鍼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恚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鍼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鍼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己卯。竄跡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遏。襟解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鍼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間。青溪道上。察子往來如織。時予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鍼多為相圖也。且悖且志。鍼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意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鍼腐心。昨歲日夜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心喜。鍼得聞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無何甲申宏光事起。鍼曰。此奇貨可居也。黃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首謀。福邸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公鑣雷公演祚於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阮大鍼名姓。輒詈而唾者。非

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余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耽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嘆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為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郭公維經。將并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蹤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聞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為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為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即殺其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答。既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團牌縱橫勢。

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為周鑣打點？予不為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為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款。予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予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子，次吳應箕，次仲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秘，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怏怏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澍，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咸，輔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洎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為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四月，左師良玉，袁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都震恐，鉞以為雷周所構，不除之為內應，不已。詣貴陽，甚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諸不靖者，倘借為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

丙戌八月，阮大鍼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逼，騎衛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

戟聲鏗。鉤浴鐵。如百萬怒雷。大鉞馬上。嗷嗷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一人。綠袍者一人。綠袍為介公。紅為仲馭。李侯云附記。

阮司馬大鉞之先世督部公諱鷗者。予高祖方山公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鉞之叔自華尤異。然予初不識之。崇正癸酉冬。姚孟長先生赴南掌院任。晤間談及大鉞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謎。予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于激者。若大鉞此曲。乃思自渝。非思翻局。萬一挺而險走。過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為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譎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為平。甲戌春。大鉞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歛手抱予兒。繼貞稱六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忠毅廡下。押丁艱在魏闈。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牽留張筵。出童子演春燈謎。酒間娓娓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構。致罹黑冤。十錯認所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盆耳。予乘醉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為國家起見。勿生仇。

恨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兩都大變。大鍼託彭天錫相謝。因相招。阮鬚已蟒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編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阮鬚復但為語鬚。前此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僵。此時何時。而猶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叙述。益服數君先見。而余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據予無著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不能帖息。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衲米附識。

書癸巳毘陵事

余自甲申乙酉。屏處荒村。荆棘之息。延及五載。自戊子四月始入城。又四載為癸巳春。一至毘陵。以俱難故。時居毘陵久。毘陵故孔道。其邑之士大夫。頗幾與賢士大夫交。非若吾邑士大夫借地僻得文。其固陋者。其時有澹上人從匡廬來。肩瓢笠。日托鉢於市。余同楊逢玉訪於太初庵。清苦倍於他僧。蓋學道而有得者。私心慕好之。既遇楚黃萬子。即又遇東魯耿子。二子于澹上人。有夙昔歡。一為同年生。數人相見。欵欵以為隔世。先時黃六湛館于楊靜山。與余間日一杯酒于逢玉家中。時言數君子。

之為人。數君子雅相善也。又善予。予亦雅善數君子也。遂與數君子晨夕無間云。一日莊子爾定治齋於楊。組玉園飯數君子。數君子咸集。數君子外。又為介子兄欲伯。許宗翰弟鍾若。一為園主人。一為余。余時方幸得數君子游。忘其身之為憂患也。其後萬子別去。云將返楚。為尊人具七十觴。余亦還里。惟耿子澹上人留郡。余歸不一月。時時心動。語諸子曰。不知何祥也。既聞萬子耿子莊子同被繫。未幾余亦以周季子事。並余子媚被繫至潤城。為七月初九日。予從容不屈。得解歸。過毘陵。與澹上人黃六湛楊靜山楊逢玉相見。蓋方幸余之再生。而又惜數君子之不得其音耗也。臘月二日。客言諸君子捐軀絕脰者已半月。因嘆向日組玉園中一聚。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嗟呼。諸君子之死。果死耶。而奈之不死。其果不死也耶。他日不能無死。死何以見諸君子地下。因書其事。以語澹師六湛逢玉欲伯。頗憶組玉園中一飯否。

回首茲事。黯然銷魂。淡歸元度。倦游久矣。乃無端而聚頭磕膝。致貽斯禍。若論世事。自貽伊戚。請法事。沮人道心。乃正幾。而又有秦吳等禍。所謂驢事未盡。馬事又。可歎也。衲米附識。

華吏部允誠以不雜髮戊子四月十二日被繫南京十四日不屈死姪孫尚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薛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檄還僕朱孝痛亦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說詩書之素倉卒顛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于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焉。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復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嗟乎鳳超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貌姑射之神人也。其姪孫二僕當亦不食烟火與公偕來偕往者矣。嗟乎二十餘年通籍十年吏部而其家無曳紈綺豪僕。此余所熟識者。毋論其餘。衲米附識。

書周季子死事後

余與仲馭交最久。酒間時一見其弟季。終坐無一言。幾疑為張留侯如婦人女子。既過於白門嗜酒色。任俠自喜。異之。既過於里中。慷慨大言。言天下事數娓娓。至古今成敗奮袂起。益異之。蓋人之不可測如此。今獲見其死事本末。斧鑕鼎鑊一以談笑處之。將古所謂從容就義者。非與余直不敢謂季今人也。已人固不可測如此乎。初